

在你心上 流浪

WANDERING
IN YOUR HEAR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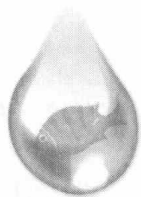
阮笙绿

作品

你是否也曾盼望有一个
将你好好的收藏，妥善安放，
免你苦，免你惊，免你四下流离，
免你无枝可依？
那个人存在过吗？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在你心上 流浪

阮笙绿

作品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08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你心上流浪 / 阮笙绿著. — 武汉 : 武汉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430-5155-3

I. ①在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7438号

选题策划: 邢越超

著 者: 阮笙绿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洋 越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0mm×900mm 1/32

印 张: 8 字 数: 21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: 2010年8月第1次

定 价: 26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录
CONTENTS



楔 子	001
第一章 鱼 不需要空气的自由，是水的束缚	003
第二章 鱼 心里的隐患	035
第三章 鱼 如果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些什么	065
第四章 鱼 补你一个初吻	091
第五章 鱼 相互取暖的亲吻	111
第六章 鱼 病魔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思念	133
第七章 鱼 身体的记忆	155
第八章 鱼 相依为命，又何苦互相伤害	185
第九章 鱼 如有来生，请别用情至深	217
尾 章 “BMW式”的求婚	243

最近一直在下雨，阳春三月，原本暖和了许多的天气，瞬间又变得阴冷而潮湿，即便在开了暖气的室内也能无端地打个寒战，所以当原飞鱼仰面倒向蔚蓝色的水面时，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微冷的水很快包裹住全身，她如同缺水很久的鱼，全身的细胞都舒展开来，近乎贪婪地张开双臂，眯起眼睛看着从眼前闪过的那些似真似幻的光影，有些诡异地微微笑了起来。

那些光影中，她看到许久没见过的妈妈，在铁栅栏那头，睁着混沌的眼看着她，声音中有说不出的悲苦：飞鱼，你以后要把那个孩子当弟弟一样疼，替妈还清这笔孽债……

然后是尖锐的汽车刹车声、尖叫声、呼喊声，有人发疯，有人倒在血泊中，而那个孩子则天真地摇着她的胳膊，用细细的奶声问：姐姐，我爸爸怎么了？

怎么了？

怎么了？

这个世界怎么了？

谁知道呢……

细碎的光影如同水泡一样随着身体的下沉，离她越来越远，最后飞向天空。

她看见有个年轻男人站在老旧的住宅楼下对着她喊：原飞鱼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那个男人有很好看且雅致的眉眼，站在阳光下修长的身材挺拔如一株秀雅的文竹，只不过那些都随着水泡的浮动离她远去了。

她张着双臂一动不动，透过越来越深的水望着水面上跳跃的光芒下沉，一直往下沉……

第一章 鱼

不需要空气的自由，是水的束缚



原飞鱼有一瞬间的愣神，眼前飞快闪过一个文竹一样雅致的身影，那个身影在阳光中站着，双手自然地抄在裤子口袋里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对她勾起唇角，浅浅一笑……

[1]

“飞鱼，飞鱼……你在干什么？没事吧？”

外面传来敲击玻璃的声音，声音很细很小，在水下听得并不真切，但是原飞鱼还是转过身去，透过水族箱外层一面大大的钢化玻璃看过去。张姐正使劲地拍打着玻璃，似乎看到什么恐怖的事情，见她转身才停止了动作，做了个很夸张的“吓死我了”的动作，使劲拍了拍胸脯。

原飞鱼将挂在脖子上的护目镜戴上，看着紧张的张姐，有些不解地想游过去，可是馆里新配发的潜水衣穿着不太习惯，中间又不停有鱼类过来索食，让她行动起来异常艰难。调皮的白点鹰鲳翘起鼻子拱着她的胳膊，张开翅膀一样宽大的胸鳍环绕在她周围，做出讨好的姿态，牛角鲳则直接盘吸在她头顶上，或者鸟一样在她散开的发丝中间穿梭，对迟迟不开饭表示不满。原飞鱼摸了鹰鲳的鼻子，又拍了拍牛角鲳的头，挥了挥手里的清洁工具，表示现在时间还早，自己只是来为它们清理粪便的，离十点的喂食表演还早。

张姐站在玻璃外面等了一会儿，看她忙得不可开交，便用手往上指了指，用口型告诉她：快点上去，有事找你。

原飞鱼点了点头，朝靠过来的鲳类挥挥手，摆动脚蹼游了上去。

从水族箱里出来，还来不及换下潜水衣，便看见张姐冲过来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大惊小怪地嚷：“飞鱼，你刚才那是干什么？躺在水族箱里一动不动，我以为你溺水了呢，吓死我了。”

“哈……”原飞鱼拿下呼吸器，摘下护目镜，露出一张菱形的唇和一双清澈的眼睛。也许是在水下呆得久了，唇色很白，没有什么血色，一双眸子也是，似乎蒙了一层雾，有些惺忪的慵懒感，皮肤也很白，额头光洁，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，不算高也不能说矮，放在人群中，姿色能算得上挺漂亮那一型，但也没什么值得惊艳的地方。生活上也是如此，不咸不淡，如一汪温和的水一样波澜不惊。26岁的年纪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收入还算不错，贷款买了房子。已经在上大二的弟弟晓柏乖巧懂事，喜欢画漫画且成绩斐然，早就已经开始有收入，帮她分担房贷了，她应该没有什么不满足的。

只是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她时常会感觉到自己像一条被困在水里的鱼。水下的空气太稀薄，让她呼吸困难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，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水的束缚，否则会干涸而死。

每到这种时候，她都习惯将自己丢进水里。当微凉的水细细包裹住她的每一寸皮肤时，她会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，然后伸展开四肢，任身体下沉，心情也会跟着平静下来。

她哈出一口气，确实是有些无法跟张姐解释自己刚才的行为，只能尴尬地挠了挠还在滴水的齐肩发，努力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，口气中有微微的娇嗔：“张姐，我可是潜水员，你这样说很伤我自尊的好不好？”

“据说淹死的人，大多数都是会游泳的，就算是潜水员也要小心一点儿。”张姐看见她安然无恙，才放开她的胳膊，老大姐一样的口气劝告她，然后才说，“哦，对了，馆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

趟，我们水族馆今天被人包场了，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”

张姐说到包场两个字，开心的神色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，笑得眼角两条鱼尾纹一闪一闪。原飞鱼当然明白，包场也就意味着身为售票员的张姐今天可以提前下班，回家陪儿子了。馆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虽然不能提前下班，但是工作也会轻松不少，可是对于潜水员来说，一点都不轻松，上午十点的喂食表演又不能取消，无论是表演给一个人看，还是几百人看，对于表演者来说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还有早晚要清理大型水族箱里鱼的粪便及附着在玻璃上的海藻，检查鱼的健康状况，哪样都马虎不得。

“知道啦，我换好衣服马上去。”原飞鱼大大咧咧地朝张姐摆了摆手，快步走进更衣室。她换下潜水衣，穿上简单的长款毛衣加打底裤，脚上是棕色的浅口靴子，觉得有点冷，又在毛衣外面加了件之前留在更衣室里的短款外套。湿发用厚毛巾擦了擦，在后脑上简单绑成一个团子。一切弄好之后，才走出更衣室。她在着装方面有些微微的固执，无法让自己处于松散或者邋遢的状态，否则心情便会很糟糕，无法做任何事情，总想着先回家换件像样的衣服，即使是在危机的时刻，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永远不会是安全，对死亡和危机没什么概念，又或者，已经麻木了。

馆长办公室的门没关，能清楚看清里面的状况。不大的办公室里只摆着一张办公桌，一套不太起眼的黑色仿皮沙发，沙发旁有几盆装饰用的盆景，其他再没有别的东西。

此时馆长正坐在办公桌前，一脸犹豫地盯着手里的支票，完全没注意到门口有人。办公桌一旁的沙发上坐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，正翘着手指观赏自己精心修整装饰过的指甲，亮闪闪的水钻

折射着清晨被雨水冲刷过的阳光，璀璨耀眼得让原飞鱼有一瞬间的晃神。

里面的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，没人发现她的到来，原飞鱼只好敲了敲门，“馆长，您找我？”

“哦……”馆长这才放下手中的支票抬起头，客气地招呼她，“飞鱼，进来进来，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”

馆长是个微胖的中年人，穿着很随意，没有馆长的架子，跟底下员工说话也总是笑呵呵得十分和蔼。只不过他对海洋生物有一种奇怪的沉迷，以至于愿意花大笔的钱引进并不热门的鱼种，也不愿意替员工增加福利，总是说，有生之年能跟更多的海洋生物为伴，不也是很幸福的事吗？福利什么的没那么重要。

所以尽管人很好，也还是会经常听到员工发出对他不满的声音。关于这一点原飞鱼倒不在意，甚至有一点点认同馆长的做法，因为他们都是热爱海洋生物且很贪婪的人，总希望能看到或拥有更多，所以私下聊天的时候飞鱼会偶尔替馆长抱不平：希望领导脾气好又大方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，我们总比那些遇上一个脾气大又抠门的领导的人要幸运得多吧？

原飞鱼走近办公桌前，原本坐在沙发上的女人抬起头，用一种十分高傲的眼神从上到下打量着原飞鱼，顺带抬手撩了撩长卷发，露出一对亮闪闪的大耳环。

是ENZO本季的最新款，原飞鱼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倒不是她有多关心这些珠宝品牌，只是她大学的好友兼死党秦乐是ENZO的死忠追随者，看得多、听得多了，自然也认得一些，都是些贵得吓死

人的东西，不是她这种小老百姓消费得起的。

“飞鱼，这位是白淑娟小姐，她今天包场，是想让我配合她做点事情。”馆长说着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，然后指着飞鱼给白淑娟介绍，“白小姐，她是我们馆潜水和驯养小组的组长，原飞鱼，你的要求可以试着跟她沟通沟通，潜水之类的事情，她比较专业。”

“看起来像个寒酸的高中生，真的会潜水吗？”白淑娟站起来翘起手指，一边欣赏着指甲一边漫不经心地拿眼角斜看了飞鱼一眼，“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在水里帮我拉开一道横幅，然后带着那些大鱼和大龟叼着花围着横幅游动，营造出浪漫的气氛就行……”

原本想很礼貌地打招呼，但是随即听到自己被描述成“寒酸的高中生”，那声招呼哽在喉咙里，硬生生地又吞了回去。

虽然26岁还被当成高中生确实值得高兴一下，但是前面的寒酸两个字，又的确让人笑不出来。她就这么哭笑不得地看着白大小姐涂得闪亮的小嘴一张一合，但是越是往后听，越是觉得不悦。

“哦，这些我要在海底隧道那里弄，花我准备好了，等会儿就送到，白色的马蹄莲，我和我男朋友都喜欢马蹄莲。”

好不容易等白淑娟说完，原飞鱼的脸已经彻底垮下来了，直接将目光转向馆长，口气有些生硬：“馆长，拉横幅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马蹄莲是有毒的，让鲨鱼和海龟叼着花太危险了，深海区的鲨鱼海龟又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万一将花吞下去，可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不同意……”

“馆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是给了钱的。”还没等原飞鱼的话说完，白淑娟立刻气冲冲地打断，指了指办公桌上那张支票，

“那个价都够住一个星期的总统套房了，提点要求都不行吗？”

馆长为难地看着原飞鱼，叹了口气，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也知道冬天我们的营业额并不好，而净水系统已经有些老化，几天前就因为水质问题损失了一头成年绿蠪龟，我们馆里仅有两头绿蠪龟，若是再不解决净水问题恐怕还会有更多的鱼生病甚至死亡，特别是南美洲展区的珍贵鱼类……”

原飞鱼低下头，拳头握得死死的，那些反驳的话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了。馆长说的是事实，成双成对一雄一雌的绿蠪龟，状态一直很好，可自从三天前雄龟死去之后，雌龟就一直不吃不喝，缩在岩石后面，再不像平时那样出来跟其他鱼嬉戏，她一直很难过，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。

原飞鱼乍看上去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生，很能吃苦，工作方面更是比男生都胆大，馆里新引进的凶猛海洋生物总是她第一个去接近，但是相处下来就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，她在意的事情很多，比谁都敏感，比谁都固执，原则性的问题绝对不会低头，除非是为了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鱼类好。

或者说，她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或者生物好，唯独不会对自己好。

办公室里很安静，所有人都在等待原飞鱼的答案，僵持了几分钟，原飞鱼终于妥协下来，“马蹄莲还是不能让鲨鱼叨着，我可以帮白小姐将花做成花环，套在鲨鱼的脖子上，我会带领着戴了花环的鲨鱼尽量在白小姐和她男朋友面前绕。”

“好好好……”馆长见原飞鱼同意，立刻乐呵呵地打起圆场，“飞鱼这个创意也不错，花环在水下的效果看起来一定很浪漫。”

白淑娟也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摆了摆手，翘着手指从包里拿出手机，叫人将她订好的花搬进来。

[2]

原飞鱼走出馆长办公室，正看到张姐换下了制服准备下班，组里的三个男潜水员正围在更衣室门口，无比羡慕地看着张姐的背影对原飞鱼嚷嚷：“组长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早点下班啊？不是说包场吗，客人又不多，留一个人负责喂食表演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想得美。”原飞鱼翻了个白眼走上去，拍了下嚷嚷得最欢的男潜水员周威的头，公布今天的工作内容，“今天不但不能早点下班，而且还要加班，今天的女客人要求用马蹄莲布置海底隧道，每条岩石布景上都要插满马蹄莲，护士鲨和虎头鲨脖子上挂花环，晚上下班前要再将水换一遍。”

“啊？”

其实，那些工作内容都是她胡编的，白淑娟只要求上午十点钟，她男朋友来的时候扯出横幅带出戴了花环的鲨鱼就行，至于喂食演出她没有兴趣，所以，所有的事情一上午就能做完，下午留一个人喂食，其他人完全可以放假。

这个虚假消息一出，果然换来一片不满的哀号声，原飞鱼满意地大笑了起来，等笑够了才直起身，公布正确答案：“骗你们的，留一个人下来和我一起值班，其他人可以打扫完卫生下班了。”

“那要谁留下来加班？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。

原飞鱼耸耸肩，将问题丢回他们中间，“你们自己决定吧。”

丢下吵闹不休的几个大男孩，原飞鱼笑着钻进隔壁的女更衣室，更衣室的窗户开了，也许是张姐换完衣服打开让室内透透气，有微冷潮湿的风吹进来，原飞鱼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连忙走过去，准备关上窗户。

窗户正对着的路边上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BMW，驾驶座的车窗开着，露出一个年轻男子异常俊美的侧脸，BMW加美男的组合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跟着柔和了一般，有着无法言说的秀丽和优雅，却也十分……眼熟。

原飞鱼有一瞬间的愣神，眼前飞快闪过一个文竹一样雅致的身影，那个身影在阳光中站着，双手自然地抄在裤子口袋里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对她勾起唇角，浅浅一笑……

“哗啦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回忆中的身影让她突然紧张起来，手一抖，将放在窗台上的水杯碰了下来，摔在地上，发出一阵脆响，水溅了一地，将她吓了一跳，跟着大叫一声。

也许这边的响动太大，惊扰了BMW上的男子，他下意识地转过头，朝这边看了一眼。

原飞鱼也抬头，四目相交，她看清了那个人的长相，瞳孔猛然间放大，全身都紧绷起来，下一秒，在对方还完全来不及有任何表情变化的时候，飞快且有些野蛮地大力关上了窗户。

是他……

他回来了！

可是，这怎么可能？

整个人靠在窗户上，原飞鱼只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开始逆流冲向大脑，大脑被冲击得嗡嗡作响，一片空白中，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在猛烈地跳个不停，扑通，扑通……

然后还有一丝残存的理智在挣扎说服她，也许是看错了，没道理会这么巧，就算是他，他也未必看到她了，看到也可能早就认不得了。

这样无休止地劝说自己，直到外面传来组里潜水员的声音：“飞鱼姐，换好潜水衣了没有？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”

将马蹄莲认真冲洗干净，确认没有花粉之后，才被编制成大小适中的花环。下水之前原飞鱼还是不放心，她把每朵花都检查了一遍，还有一些写了浪漫情话的红色木板，做成贝壳的形状，是要放在从外面一眼就能看到的显眼角落里，用以烘托浪漫氛围的，最重要的当然是横幅，粉红色的大横幅足有好几米长，也亏得那位白大小姐这么有心。

海底隧道这一展区最为温顺听话的就是护士鲨，而且护士鲨的口腔比较小，不会一口就将花环吞下，所以十几个花环就套在那十几头护士鲨脖子以下，它的嘴巴无法咬到的地方。贝壳形状的红色木板靠在岩石边上，或者夹在岩石缝里，而潜水员的任务就是看好那些护士鲨身上的花环，以免被别的鱼误食。

在水下忙活了半个小时才将一切准备就绪，馆长在外面做了个“来了”的手势，两名潜水员拉开那道几米长的横幅，原飞鱼带着准备好的鱼食引诱着鱼群规律地围着横幅游动，不经意间瞥了横幅

上的字，拿着鱼食袋的手猛地抖了一下，一整袋小鱼沉到水底，围着她乞食的鱼瞬间全部朝鱼食袋扑了过去。

那条被拉开的长横幅，即使从背面也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的字：
关雅阳，我爱你。

关雅阳……

她猛地想起刚才在窗外看到的那个侧脸，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，只觉得从呼吸器里吸进的空气好稀薄，吸到肺里是一片难受的灼热。

原来真的是他，他真的回来了。

记忆在水中飞速逆转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，沐浴在阳光中的教室最后排，她看到那个叫做关雅阳的秀雅青年，微微皱起眉头将一块三明治塞在她的手里，力道拿捏得很好，不会很野蛮，却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霸道，清晰地表达出他的不悦。

“十点的课，你还来不及吃早饭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”

“我去排队了，今天中午有著名漫画家山本佐治的新书发布会，门票是限量的很难买，我早上五点钟就去排队了，一直到现在。”她说着擦了把汗，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空当，猛吃了几口三明治。

“你想要为什么不跟我说？”青年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伸手替她抹去嘴角的食物残渣，“而且，你不是不喜欢看漫画吗？”

“可是晓柏喜欢。”她傻笑。

青年挑了挑眉毛，脸上的表情云淡风轻，口气中却带着浓重的醋意，“晓柏喜欢的你都要拼命办到，晓柏不喜欢的你从来不会